

集部

攻媿集卷二十二

宋 樓鑰 撰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月上

臣某准紹煕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

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間奏臣備數學省目覩雷雪之異竊效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即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至云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丈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

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爲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先時猶未爲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駭至于庚辰之朔晡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

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四裔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語惟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察察災變之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

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勃興也宣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為首竊嘗攷之止言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宣無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為祀神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

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實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誠反己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聳比登東宫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為法率循壽皇之訓

天下涵泳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法天爲先臣願陛下體剛健爲德本而以仁厚行之剛則不爲物所移健則不爲慾所息杜請託之私絶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顔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

且憂形于色宵旰興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思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雍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為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為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為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奖

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袵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為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聞宣諭攀援有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

干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為傷恩而有司得以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制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為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為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目覩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

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爲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放惟恐不多至于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爲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爲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而懼不以爲諱專法壽皇

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爲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攷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爲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

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闟
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創御筆之制違者以違
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
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
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
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致竄
逐而紀綱盡以紊亂然京自爲之未至于甚比其再相
以至三入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

為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為矣敗國殄民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必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願陛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褻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

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之懼
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熈河機宜文字李復言于師臣胡
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盡震暴
非當終夜不息而又六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為規畫
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越月羌果
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熈河以安今日銷變
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為災雖不至如元符然金人
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

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師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

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內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

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野肅靖海内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有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眷恩擢寘柱下所當罄竭以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為本視聽言動乘務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

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

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

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

舒暢雖有陰陽慝伏安能為吾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

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

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惟神

宗皇帝鋭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攷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今日所行多出于此臣嘗恭覩神宗實録元豐六年有太常丞吕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于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爲是特未見于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謂郊祀致齋之内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時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

未盡爾其言允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載籍不聞
為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
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宫是歲將行郊祀
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祀用清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
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為失禮然攷
其所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宫至丙申殆且五日猶
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于大慶
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

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宫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于以奉上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爲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宫

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候禮畢

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

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廟齋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

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

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

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廟明堂大禮致齋三

日之內鑾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

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于跛倚幾至僵外而以

此跛倚之餘致齋于郊宫雖強有力者亦苦于顛頓而恭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升卿之說敢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録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日行朝饗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烝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下

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
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
供億之重攷古驗今于禮爲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
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
他赦宥賞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
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　宜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謹

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致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歸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況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

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為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啟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

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寳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其死歲至四千一百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强盜則曰太祖立法强盜贓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强盜之法為太輕臣又嘗

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悦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强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之敕京兆府奏應擒獲强盜不論有贓無贓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敕應持杖行劫

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刖又重矣本朝規制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爲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原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

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頒命中自依見行條法
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索
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
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使
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間有寃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
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
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
為詳盡天下幸甚

貼黄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録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録碎款奏聞尤為幸甚

論君道難易 内引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宫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

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强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為内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宫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羣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

廉恥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開四方水旱之事勸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盗賊之變知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國家南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凡今日宫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何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為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兹在兹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

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為易事舍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尤不為難古人責難為恭而臣顧以為易者義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裁察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為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僥冒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茍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

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已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為是者陛下終以為是公議之以為當然者陛下終以為然方其未行人人顒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斯朝澄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

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閲奏章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聽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此真為人父母之

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
無有上策葢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
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
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力之
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
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為備今方春首傳
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
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攻攘稍失撫御起為盜

賦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樁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樁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闕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糴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樁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為過況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糴于秋成之後既

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惟陛下亟

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二

攻媿集卷二十三

宋 樓鑰 撰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宫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歎仰以為

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既近會慶在邇鑾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于夙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羣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

以待立為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觖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

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宫之聖意交懽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巵為千萬壽未爲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者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

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疏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

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宫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爲尤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閎休者止此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之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

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旣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辦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爲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閧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即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爲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

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宫第一劄 同趙彦逾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宫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陛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宫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譊譊冐凟聖聽第以

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爲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爲本成王剪桐爲戲周公遂封唐叔以爲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

而復輟日復一日寖爲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顔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横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

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
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黄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俟過宫上壽之後方可
錫宴今緣未曽過宫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
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講禮
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
始深爲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華忽又得吉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五危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謁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

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

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蔦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内屏房星為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内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

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
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
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
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
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
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
下擢置從列感悲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
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

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爲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

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
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奠安無愧典謨
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
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寖闕
禮文觀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恭謹兢業過甚
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倘非壽皇聖帝
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兹會
慶節合上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

以躬率羣臣展前殿五危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求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

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况萬乘之貴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為一疏上于

兩宫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
一人有慶兆民頼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
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
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奠
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
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内禪之盛自堯舜以
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燿
夷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

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猒服于下非所謂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
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
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
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
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
月寖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

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顯行
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閤重華篤慈愛之
仁南内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
講恭謁之禮或邀迎于内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
觀萬國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衆口之讒謗兩宮慈孝
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歎
為謳吟化驕陽為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
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為宴設之具皇帝嘗奉

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翕合于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為萬世之法此其所以

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之而人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絶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

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異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絶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爲君之道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

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爲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爲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爲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爲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汚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聰

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為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玫瑰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謄録監生臣黄譽

攻媿集卷二十四

宋　樓鑰　撰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付託之重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

駮議隨即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既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鋭意于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踈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偃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或及其
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
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
褚遂良恭己以聽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而權移房闥
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
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
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
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以致天寶之變

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寛大藹然有貞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而其尤可憾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惰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高明惡㫖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為急而不以侈為樂臣豈當私憂至此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

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尚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修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覩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正

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准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盭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為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

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慈敢一一陳述伏
惟陛下採擇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
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
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
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
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
誦雲漢之詩嘗于詒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遯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佑而終篇不見側身修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為周家

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令我既一一爲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林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宫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桀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殆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

祖已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他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僞則知以德行仁者爲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以僞爲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僞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雝雝在宫肅

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閨門衽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蓋言之無不聞為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

求言方在行内無斁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
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
恐有聲音笑貌之為有無人則斁之僞故敢僭越陳之
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
游閨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
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已惟懼不
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
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

日雷霆轟轟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横恩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覩矣陛下覩今日爲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直者日踈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即政而訪問于羣臣也

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天下之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為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下裁幸

議祧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從官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宣祖而祔壽皇聖帝此

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
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祧僖祖
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
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末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
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
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紊宗廟之大經當年
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弅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
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採錄皆以

偏辭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為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既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

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黄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實為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于禮典其年三月已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甚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節文太祖皇

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欲
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攷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不
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祔于天興殿則景靈
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同欲用柳冕之之說
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
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
者一以禰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
盡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攷定為一代之制

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毁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逺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説本朝之所當取也太

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爲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爲太祖唐自凉武昭王暠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不能推暠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已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啟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毁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太祖之興

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為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僖祖為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于今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攷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

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凉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孫子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爲順今太祖既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可用景靈宮奉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

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别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别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為是至貞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户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别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

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饗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爲允當更乞行下禮部太常寺攷議制度施行

議明堂部中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又曰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祀

也欲葬之時自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啟以前得行祭禮檢准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啟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莫重于斬衰況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啟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

即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集議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攷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其等

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禋祀因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祀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尚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紼者乃蔽塗龍輴之索人子居喪不離蔽所故大祀則越此紼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殯蔽之所則何紼之可越某等今議合候皇帝即

次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塟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太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矣

攻媿集卷二十四

攻媿集卷二十五

宋 樓鑰 撰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攷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鑑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為此書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

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攷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敘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

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玫獲麟而春秋絕筆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晉為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太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黓在子曰困敦

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陰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為泥古蓋其歲陽歲陰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

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為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

之至至于戚路馬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后非賢不乂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為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輿或為御坐或為起益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還君益尊臣益畀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孰敢干犯然與趙普論事必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

其相與何如也累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聽恢洪無不覆幬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亦藝祖神宗之家法也令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尺之紙風動萬物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

道之下濟而羣臣得以畢而上行使芻蕘之説不壅于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天下以成其政懽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言若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赦

論君心　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號為温州號為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賓客之事亦可麤辦臣

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内山巔水涯茍有一夫之失所皆己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不自耳目之私私而以衆智為明雖不設鈎距不為巧術而下情麤通二年之間茍幸無事矧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濯爵髙禄厚授以便郡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寛大以惠斯民當此違離君父之初尚効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涓埃之微細仰裨海嶽之髙深恭惟陛下為天之子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

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羣下獻說
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奏章坐判可否况復聖性恭
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為不至然臣竊恐猶是趣了
目前未必能致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于此也臣
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
州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家給
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
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

由己饑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于清閒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令付之某人為監司帥臣某州令付之某人為太守某軍令付之某人為將帥其人之才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惡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茍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内每思有以補偏而補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

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遊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知効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為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本朝專尚忠厚　召除翰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祚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

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葢當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强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

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强世襲根本不可動揺憲示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彛沈起

生事於南蠻童貫蔡攸起釁於北邉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立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専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敵内有江湖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躋登兹是知本朝家法專在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陛下玉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違離闕廷十有三年屏居畎畝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

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横挑强近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敵之强盛殆將百年專於好殺天意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酋豪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聲言入敵卒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將士用命民心

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曰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報也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名誠以久苦足趨拜甚難控辭不一而上迫于威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就道復覲清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夌夷幾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竄殛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痾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尅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

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為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拜伏竭貲效産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効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

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㑹計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寛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而所以壽國脉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内始故臣拳拳首

為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甚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為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葢天與人君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拔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于萬一惟國家累聖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度亦非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漢祀四百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

之盛仁宗皇帝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人能
稱頌之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亹亹穆穆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寛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
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為謚者天實命之夫
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
剛德為稱而皆本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寛實似之
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彊為剛強之事亦有所
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生上當于天

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然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帝干戈鈇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所當取法也陛下外鉏叛將内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奸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

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馭外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於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達來之來乘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解講之後累聖不復有北伐之舉宣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于姦人腐夫以取覆敗

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跡亦皆人力設險而又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不至此秦之長城千古以為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不復可為此如編氓之家與盜為隣所恃以禦之惟垣牆耳一旦盜入垣牆之内而晝平地以守其勢但多與之金帛冀其勿擾耳故雖以累朝承平策止于此

況自建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未悔禍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既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和之成否尚未可必臣雖預末議非不知振發激烈以攄宿憤敕榜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為一不然聞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宵旰未忘顧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雪國家之恥其辱惟甚臣觀歐陽

修言于仁宗曰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人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邉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已買和莫大之辱是時猶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為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臣以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已增幣尚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為念卧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事其何

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為而邊事未
靖欲為未可宜先定規模内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
大臣講明其要次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
戎器節約宂費等事皆為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
當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
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五

攻媿集卷二十六

宋 樓鑰 撰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於下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

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灾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据正或相苛責以為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

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房之説王章之言既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訣蔽欺棄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箝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説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壊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隊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

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囘君上之聽傳之簡册以為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于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為鑒或借秦為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顧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為過

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閏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於初救之備至饑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道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鑒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末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臣所陳又

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

邊事廟謨深遠逌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神宗之慮深矣葢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揺若使輕出利害實

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黠傑之盜伏隱篁竹乘閒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為之必曰乙富於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

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盖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朱腳白腳之法者有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為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

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為之不容吏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為令者誠使他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為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

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為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豫為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

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天下矣

論軍器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民輸常賦猶不能給况重之以

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為不多稟之不為不厚而猶以為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抛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

千七百餘人苟能汰除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置于此重耗廩給將馬用之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攷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恤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兹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榷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羸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為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取其數故般運之羸廢于中道支發柰先後之次綱船

有滞留之費寖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欲以権筦之法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為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監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為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閩粤於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

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擱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治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税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治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

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歳豪强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姦貧民下戸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則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幸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

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宫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宫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閒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

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
太子天資明敏譓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
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
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
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
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己見因而詳
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
可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

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傚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

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王以其虛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

名朱熹寘之講席渴于一見惟恐不及次對之寵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陛下傾待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如振槁然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陛下之去劉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去黄度亦為之紛紜然曰

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之爲甚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既已得之今又去之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曷故熹無職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有許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關係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繳奏以

禆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駮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終于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尚能扶持不致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

爾況施于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
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
禮之意無貽加膝墜淵之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
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
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犯天
威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幸

乞賜莫叔光謚及錄用鄭鍔之後同倪思

臣等竊惟爲寮潛邸者儒生之榮遇施恩舊學者人君

之盛德仰惟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而終始典學習與性成崇儒重道增光家法凡臣子之執經于初潛輔導于朱邸者寵數特異仰見聖明不遺故舊之至仁其有身為侍從而不及覩龍飛之盛終于庶寮而不得霑霈澤之餘者有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行端良問學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祕書郎兼平陽郡王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兼嘉王府贊讀在陛下左右四年嘗賜以恬静二字後雖免兼而朔望必見

愛眷優渥陛下憫其蚤世賜以金繒而贈典之外未嘗
加以異恩易名定謚故屯田員外郎鄭鍔素明經術通
貫古今教導諸生著録甚衆任秘書郎日先帝時在東
宫陛下為英國公孝宗擢兼小學教授創置一員與知
樞密院何澹輪日入侍首尾再朞嘗進勸戒元龜一書
尤蒙襃美御書無逸一篇及學問清修歲寒等字以賜
之鍔之身後尤為衰替無家可歸一子遠宦奉九十之
母無以為養一子累舉未第無有為二人言者臣思臣

鑰實與同朝而鍔又臣鑰之師也臣等幸日侍經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矜念使恩逮泉壤澤及遺孤膂履不遺民德爲厚實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録用其後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徵明皇幸蜀乃祭九齡蓋忠臣之言常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悔莫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舊學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

見其無日不蒙名見恩至渥也韓侂胄方有弄權之漸龜年知其必爲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而侂胄留爲內祠是時臣爲給事中林大中爲中書舍人同銜繳奏乞留龜年既不可得再奏龜年義必不留言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國侂胄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日即蒙收名起于既老獨龜年奄沒不及見更化之盛實可憐憫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則

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卹或録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舊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為幸甚

御筆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謀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彭欽與寺監簿差遣

乞録用陳傅良之後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無不收名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

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謚錄用其後
而尤篤于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鍔是也惟故
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
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于排抵幾至危殆起
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巳夭長子師轍窮
匱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栖逆旅所向
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内
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

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
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
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
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興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
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不勝臣子之幸

攻媿集卷二十六